

金沙岭

JINSHA YI

那家伦 著

那家伦中短篇小说选

NAJIALUN ZHONGDUANPIAN
XIAOSHUOXUAN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作者·
·简介·



那家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白族，1938年出生。1950年从军，毕业于军队医校。1954年始发表作品。60年来有长篇小说《黄金与人欲》及《篝火边的歌声》《真挚的爱》《澜沧江边》《放歌春潮间》《花海集》《红叶集》《孔雀集》《那家伦散文选》《情系大理·那家伦卷》《插红旗的人们》《长征·云南不朽记忆》（与那家佐合作）等不同体裁的作品集问世。作品多被收入课本及各种选本选刊。曾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现纳入鲁迅文学奖），全国第一届、第二届民族文学“骏马奖”及第二届荣誉奖，大理州、市特别奖。2006年被授予云南省文学艺术成就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沙屹：那家伦中短篇小说选 / 那家伦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222-11179-0

I. ①金… II. ①那…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3829 号

责任编辑：沈可甚
装帧设计：计文婷
责任印制：马文杰

书 名	金沙屹 ——那家伦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那家伦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1179-0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微型小说

白头发、白尾巴和……	3
路的迷失	5

短篇小说

引马哥	9
腊月初二	20
高级广告学	29
模特儿	41
清明	51
美的视差	59
世界	64
花灵	73
漫山花红遍	80
“梯队”队员前奏曲	86
逝哀	95
镜子的悲哀	101
当代舞会	107
夕烟	114
挑开夜幕的宝剑	131
柏洁夫人	145
真挚的爱	165
篝火边的歌声	174
柏松	181



中篇小说

金沙屹	191
山海咒	221
珍梅与玛梅	287
殒城	342
一个小城的白天和黑夜	398
空间	437
神秘的木垛屋	459
爱的裂变	485
陷落的生活	513
自来水管畅流混泥浆	555
雾谷	577



· 微型小说 ·



白头发、白尾巴和……

他很难得进一次理发馆。甚至，他已经不愿上街了。因为，小镇太小，小得仅有一条街、仅有一家理发馆。自从他到省城去领过一回优秀小说奖，他就成为名人了。上街，人都看他；他不好意思……

何况他还得更用心地写。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今天，是阿妈硬逼他来的。他已经是“长毛贼”了。一个长毛贼怎么见情人……

说好的，秀秀和她阿妈今天来吃夜饭。秀秀的爹刚当上镇长。能和镇长的千金结亲，阿妈觉得很光彩。

他难得进一次理发馆。可是，每次进来都遇见店里唯一的女理发员空手闲着。瞧，又是她站起身，热情地招呼，迎上来，把他领到坐椅前。

她很美。那乌黑的双眸分外引人。每一次，她都专心致志地理发，使他极为满意……他在心里为她取了一个外号：“理发西施”。有一天，他总要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就写她……

突然，她说话了，声音很动听：

“别太劳累了。不要每天都熬到半夜。（奇怪，她怎么知道！）你看，都长出一根白头发了。别动，我给你拔掉……”

秀秀一下班回家，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坐在梳妆镜前梳洗打扮。她爱美，爱现代风格的美。她描眉。她淡淡地涂一点胭脂。她现在正轻轻地抹口红……

阿妈像一阵风似的冲进来。她老人家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放，篮子里的豆腐块都掉出来了……

“妈，看你，吓人一跳！”

“嗨，吓人一跳的事你还没听到呢：你的那个他，长着一根白尾巴！”



“……?” 口红抹歪了。

“镇上，多少人在耻笑我们家，说你要嫁个猴、嫁个狗……”

“……!” 眼泪出来了。

“算了。快把眼泪抹掉。快来挑挑，到底哪个中意?”

阿妈从口袋里拿出一大把照片。全是男性，全都英俊，全都充满现代感……

阿妈气病了：传来传去，一根白头发，会被说成白尾巴！

他却气笑了：传去传来，一根白头发，却被说成白尾巴！

他笑，因为可笑的生活总是充满是是非非，是是非非就是情节，而情节是文学的一种元素。

他笑，因为他同时收到两封信。

秀秀的信，仅有一句话：“去你的白尾巴!” 这个惊叹号充满了决心。

另一封信，也仅有一句话：“这是那根白头发……” 这个删节号多么含蓄。

一年后，当他的微型小说《白头发、白尾巴和……》在省报征文中命中头奖时，他在省城又接到两封信。

秀秀的信还是一句话：“原来，你没有白尾巴……” 这个删节号多么做作。

另一封信也依然是一句话：“望你别再生白头发!” 这惊叹号多么真挚。

他先回复后一封信：“我希望你天天为我拔白头发!”

他后回复前一封信：“可是我已经有了可爱的白头发……”

1986 年发表于《人民日报》

入选多种选刊及选集



路的迷失

终于，他，不得不坐下来。

他太累了。身上，全被汗水浸透了；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的汗，都像小河似的流成一条条线。弄得前胸后背痒成一片。但他没有举手去挠，他连这么一点劲都没有了。

他坐在一株倒在地上的老树的粗干上。身边，流着一条小溪流。他贪婪地弯下身去，伸出双手，捧起水，连连地喝下去，喝下去。

溪水，仿佛既能解渴，也可充饥，他有了一点劲了。

他这才扬起头来，望望天色，天，亮了。又一个白天来临了。

然而，对于他，白天也是看不见的黑夜，黑夜自然是更看不见的时辰。

他，迷路了。

他仿佛由历史的纵深走来，已经在迷途上行多少个世纪，但是，终也走不出这作弄人的老林……

开始，他怀着希望奔跑着、呼号着。跌倒了，顾不上擦去血迹，只按抚一下伤部，就又爬起来奔跑着，充满希望地用力呼号着……

他觉得他是用信念在呼号希望。

然而，没有回响，什么回响都没有。有时，传来一声回应，那，只是野兽的吼叫。

他的双眼越来越沉重，脚步越来越慢。但他不愿坐下去，他怕已经十分疲累的身躯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

他总是喘息着，拖着双腿，不停地走着……

他用心里浓缩的血液，点燃着希望的火，在自己眼前引路。他想，终会找到路径的……



心血，在催燃信念；信念，在呼号希望。

但终于他坐在地上了。他合上了双眼。他实在太困了。他睡去了，头，枕在直立着的一棵树干上。

传来一串脚步声。那脚步，有力地踩在枯落的枝叶上，发出充满节奏感的声响。

这是这座山林的唯一的守山猎户的女儿。其实，她自己也是一个勇捷的猎人。不仅能枪枪命中目标，而且，善于登高越涧，有追袭野兽的耐力，今天，她是外出打猎来了……

她看到他，吓了一跳。他的样子真吓人，疲累而又肮脏的形象，使他像一个强人。然而，脸上那副深度近视眼镜，却生动地显现了他的真实的身份。

她近前去，想唤他起来，问他需要什么帮助。然而，她没有动。她恪守着古老的信条：在深山野林里，不和陌生男人说话。

她只把随身带的吃食全放在他身边，就走了。

她的固执使他失去一个机遇，也使自己失去了一个机遇，因为他是一个值得结识的朋友……

终于，他醒过来了。透过林隙的阳光，他看到了身旁的食物。

他惊异地跳起来，狂喜地呼号着。

但是，没有回音。她走远了。

生活常常充满遗憾。然而，失去的机遇却又给人带来新的希望。

他双手抱起食物，放大声量呼号起来，奔跑起来……

1986 年发表于《人民日报》

入选多种选刊及选集



· 短篇小说 ·



引 马 哥

他是方圆百十里茶马古道上最有名的盗马哥。

他盗马从未失手过。

他盗走的马，不会再掉头回到原来马帮队行中去，只会温顺地跟着收买的新主人的马队风雨兼程，披星戴月……

他有“牵魂草”。祖传的牵魂草是秘密种植的。据说就种植在他家后园子的乱草丛中。杂乱的草丛蓬蓬怒长，不分品类。只有他能分辨得清楚谁是牵魂草。

据说牵魂草极为低矮，几乎是紧贴着地面生长的。喜湿的它，为的是尽力地汲取阴气。一切都是传闻，谁也没见过这种草。

懂这种草的人，传说还有他的妻子。美得像天仙的依姑能成为他的妻子，据说也是被牵魂草牵了丽魂。走进他家的门后，便再也离不开他了，而且还百依百顺。

人们说这是姓名决定命运。因为他叫古奇，他妻子叫依姑。依姑依姑，就是命中注定依从了古奇。古奇古奇，奇就奇在媳妇是天仙般的美女。一个盗马哥娶的是境外缅甸大老板的大小姐。大小姐为他盖起了深宅大院，让他享受了荣华富贵……

茶马古道上的盗马行当是一种“古典行业”。从有古道那天起，便有了盗马的人。他们一般被叫做“盗马贼”，唯有古奇被称作“盗马哥”。因为，他继袭了父辈的严规：饿死也不染指穷苦赶马人的马匹，而且还要尽力帮助他们。

古奇就是这样做的。

一个穷苦赶马人罗家圣是贵州苗族人，远离乌蒙大山，为讨生活随一支马帮赶马到这里边野丛林。“赶马怒江坝，先把老婆嫁”。这里是疟疾高发期。外地人缺乏免疫力，十来九发。脑型恶疟，病象邪险，常常是刚刚感到头痛，抱着急痛的头蹲下



去，还没喊完整“头疼死了”，便骤然浑身高烧、浑身大汗，气绝身亡了……

罗家圣得的不是最典型的恶症，本来可以在尽力抢救下拣回性命。这只需停下几天行程，请上一位边地素有的治症疾高手加以抢救就可以了。

然而，停留要花钱。治病更得花钱。每停一炷香的时辰，人和马都要吃要喝。每停一个夜晚，人和马都要住店歇脚。治症，就更费时费银子了。治来治去，还不一定可以治愈……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像以往用过的那样，在他发病，高烧得昏迷不醒时，将他扔在路上！

罗家圣，就这样被扔在了荒草丛中。他身边放了一摞粗面黑饼，放了一壶水。他身上盖了一床草帘子。当时，他是清醒有点意识的。他以为马队要歇稍，就没太在意。当善良的他明白真相时，他已没有一点力气站立起来了。

罗家圣眼睁睁看着马队走远，听着马铃声消逝在山风呼呼的声音里，气得喊不出声来，只能用手指插往土层深处，插得五指鲜血淋漓……

高烧，大汗，疼痛加气绝，罗家圣在极度绝望中昏过去了。他整整昏睡了三天才醒过来。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一切，令他以为自己已经死去了，这，是在天堂里：他，睡在干净极了的床上。被褥床单及枕头虽不是新的，却都清洁得他从没见过。他浑身上下的衣裤都已换过，全是新的。他的肮脏的身子显然已经被揩洗过。他的身上，每一个毛孔仿佛都散发着一一种好闻的气息。

他一抬眼，看到头的上面帐钩上吊着一个玻璃瓶，瓶里装着水，一个细胶管子悬下来接到他手腕上。胶管头有一枚针戳入他的肉里。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在给他输液。其实，边地也没有什么贵重的药，输的只是普通的生理盐水。然而，命大的他就是靠这点普通的水活了下来。



当时，罗家圣还以为，进了天堂的人都要抽去心里的凡尘的杂念，换一汪纯净的心之水。他真的已经死了，回不了家，见不到亲人了……

一阵悲怆袭入灵神，年轻极了的他哭了，哭得哀声大放，连床都摇撼起来。

哭声惊动了整个宅院。

活了！活了！他活过来了！

随着呼喊的声音，杂杂乱乱的脚步声奔近门口。

不准进去！

只听见一个威严的声音命令式地说道，随即房门“吱”一声被推开了。一个上下一身白对襟衣裤的生得伟岸的英俊汉子走近床前来，先用手心摸了摸他的额头，说声“烧退了”，然后坐定于床前的靠背椅上，望着他笑着和气地说了许多话。

病好了。去阎王爷身边向他老人家耍耍威风，他不敢留你。你又回来了。还好意思哭！你要大笑几声，才对！

你知道吗，我再去晚点，娃娃，你就没命了。你躺着的那处荒郊野甸，当时，天上盘旋着一群黑压压的饿老鹰，你的身边守着一群豺狗，远处还有老虎豹子叫的声音。它们都闻到味道了，都只是等待最后的时机……

好在，我当时是去巡山打猎。我带着弩，还带着猎枪。我有一对威猛的猎犬，还骑了一匹健驰如飞的快马。当天我打了一头大獐子，肥得很的大獐子哦！

当时，远处肯定还集合了一个大狼群。我闻到了狼的味道。

那已经是夕阳西下的傍晚了。天已擦黑。尽管天边还透着火烧云，老鸱却都开始归巢了，黑压压一片飞着，与盘旋的饿老鹰连成一片，真是阴风惨惨的样子，把火烧云都遮完了……

老实讲，那种场景，连在边地生活的我都从来没见过，真是有些毛骨悚然，有点心惊胆战哩！

我开枪，不仅是打豺，也是为我自己壮胆。我是捏了一把



汗，扣动扳机的……

野物们不会齐心。如果天地间有个神灵可以向它们一声号令，它们一齐扑向我，我再能，也是没法对付它们的。

当我把高烧瘫软的你，抱上马背时，我的手足都是软的，使不上劲，抱了几次，才把你抱上去。这时，我才发现，我的雄马的大眼睛里透出的惊恐的神情，它浑身冒热汗，耳朵还稍稍抖颤着。这时，我才知道，连跟随我多少年月、在很艰难的境地中拼杀过的它，都很害怕！

那，真是一个难忘的恐惧的黄昏……

你放心，你的仇，我已经为你报了。

罗家圣一直睁大眼睛，听着古奇的叙说。他的心，随着古奇的声音起起伏伏，有时宛似要从胸腔里疾跳而出。

他生怕听漏了一个字。

他唯愿眼前的大哥说得详细更详细些。

这时，他忍不住想打断他的话。

大哥，你是说，我的仇你报了？！

对啊，小兄弟，我不要命地像飞一样追上他们，只尾随了一天，在他们疲惫难当歇睡的黑夜，把他们的五六匹良马全部引回来了。让他们漫山遍野地去哭去找吧，去求天咒水吧！

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少年罗家圣脸上终于显出了难得的笑容，原先微细的声音也顷刻放大了。

哈哈哈哈哈……

古奇朗声大笑起来，随即毫不掩饰地甚至有些许自豪地说出了他的身份。

大哥我是方圆百十里手竖拇指的头一名盗马贼！我专盗那些坏事做绝的黑了心肝的家伙的好马！

罗家圣急忙紧握住古奇的手，激情难抑，直把古奇的手握出一点疼来……